



第一章 我在爱情的转角遇到你

“你确定吗……1203？哼，我一定亲手把表白信交给他，肯定会说出‘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我还会拿手机录下来……别再对我用激将法了，我秦美盼一定愿赌服输！”

叮的一声，电梯到了12层，美盼看了一眼外面静悄悄的长廊：“不说了，我到了。”

她挂了电话，走出电梯。

左手捏着手机，右手拿着一封准备好的表白信，看着自己面前一条铺着红地毯的长廊，秦美盼还是忍不住深呼吸，再深呼吸。

今天是她美好假期的第一天。结束了大二的第一学期，平常虽没什么太大的压力，不过放假，自然是免不了和几个舍友出去吃喝玩乐。结果大家兴致勃勃地玩起猜谜，要求输的那个人去向自己喜欢的男人表白。美盼这大学生活的一年半里暗恋的对象是谁，在那几个朋友之中是公开的秘密，不过她一直都心高气傲得很，所以始终都不曾动过主动表白的念头。

谁知道今天会这样，也不知是不是那几个臭丫头串通好的，偏偏输的人就是她。

半个小时之前，愿赌服输的她被迫写下了表白信，然后直接来到这里。

她喜欢了快两年的学长是A大的风云人物，成绩好，人长得帅，还是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少东，所以平常他没事都会住在这里。

美盼捏紧了信封，心里默念着：吴舜华，吴学长，等下怎么着你都得给我几分面子，当然，不拒绝我就最好了。

走到1203房门口，门把手上挂着一张牌子，美盼拿起来一看，是“请勿打扰”几个字，

她转手就将那牌子翻了个身，变成了“请打扫”，然后拿出手机，开启了录音功能，准备去按门铃，手指却在半空中一顿。

好紧张。

怎么办？

要临阵退缩吗？

不行！她可是秦美盼，不就送一封表白信吗？不就是向自己暗恋了两年的学长表白吗？多大点儿事！再说，自己也不是拿不出手的长相。

美盼从手袋里拿出小巧的镜子，对着自己的脸照了一下，水灵灵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嘴唇也是饱满红润的，她就算没有倾国倾城的姿色，可也绝对算是一个小美女，怕什么？

敢作敢当，敢想就要表白！

不给自己犹豫的机会，她将镜子丢进了包里，抬手就摁了门铃，连续三下之后，她的心脏咚咚咚地开始狂跳起来，想要后悔却来不及了。不到30秒的时间，忽然就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有人从里面拉开了门。

美盼一口气卡在了嗓子眼里，在门被拉开的一瞬间，她还是很不争气地低下了头，硬着头皮就将手中的信封送了出去——

“吴学长你好，我是A大大二广告系的秦美盼，我有话想和你说，我想和你说的都写在这封信里面了，希望学长看了之后可以接受。”

.....

对面似乎毫无动静，美盼垂着脑袋，大眼睛扑闪扑闪的，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拒绝她？不接受？可也没有关门。

刚准备抬起头来，手中的信封忽然被人抽走，美盼心头一动，继而又听到信封被拆开的声音，她心里的大石头松了松，也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可撞入眼帘的那张脸却让她瞠目结舌！

“你是谁？”

美盼完全蒙了，怎么不是吴学长？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高且瘦，五官精致，整张脸的轮廓深刻而清晰。美盼不矮，身高168cm，可现在看着这个男人需要仰起脖子，目测他的高度在185cm以上，身上那件浅蓝色的衬衣，衬得他气场沉稳之中又透出几分儒雅清俊。

“小姐，我没叫这个服务。”

苏晋庭垂下长睫，骨节分明的长指把玩着手中的那个冈本，指腹轻轻地摩挲那避孕套两边，那上面写着001，还是超薄的。

美盼的气血一下子冲上来，如同被雷劈了一般，脸上的表情精彩绝伦，可精彩过后，她几乎要晕过去了。

自己敲错门不说，信封里面的表白信，为什么会变成避孕套？

她也不傻，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事肯定是那三个臭丫头合起伙来算计自己的。

美盼的脑袋嗡嗡的，头皮阵阵发麻，比起刚刚敲门之前的那种紧张不安，此刻剩下的都是窘迫，那张水嫩嫩的脸蛋儿几乎已经充血了。

长这么大，她还真是第一次丢人到这样的程度，不过转念一想，幸亏是一个陌生的男人。美盼立刻反应过来，第一个动作就是劈手抢过那人手中的避孕套，拔腿就跑。

苏晋庭深邃的眸光始终凝视着那抹娇小的身躯，走道上格外安静，上面还铺着厚厚的地毯，可她落荒而逃的时候，后脑上的那个马尾一甩一甩的，在他的瞳仁里晃动着，她等不到电梯，又转身跑向了楼梯口，门砰的一声关上，他才收回视线。

男人垂眸，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复杂的光芒。

避孕套她是拿走了，不过那个信封还在他的手上。

他将信封翻过来，正面写着几个娟秀的字：吴舜华亲启。右下角还有落款人：秦美盼。

苏晋庭握着门把儿的手轻轻一松，酒店套房的门就自动关上了。男人站在玄关处，头顶就是暖色的灯光，落在他那张本就倾城绝色一般的俊容上，硬是在沉稳之中透出了几分邪肆来。

他薄唇稍动，眸光再度落在“秦美盼”那三个字上，嘴角忽而一勾。

秦美盼，秦美盼。

整个C市，姓秦又叫秦美盼的，除了她，就不会有第二个了！男人稍稍扬起性感的脖子，玄关处上方的光线洒在他立体深邃的五官上，不暖不冷。

他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薄唇轻启，苏晋庭默念了一句——真巧啊，秦美盼！

美盼一口气跑到酒店门口，看了眼那个避孕套，扬手就要丢弃，又察觉到这是公共场所，害怕别人瞧见了，连忙收起来，藏进了包里，可一想到刚刚的事，还是忍不住气得咬牙切齿。

她拿出手机来，拨了个电话出去。

手机响了不到两声就被人接起，那头响起熟悉的女声，兴致勃勃：“美盼，成功了吗？不过你的吴学长是不是有点儿弱？这才不到30分钟啊……”

“不对不对，25分钟。”

“错了，减掉美盼坐车上电梯的时间，那才15分钟啊。”

.....

三个人在手机那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时间，美盼气得太阳穴阵阵犯疼：“你们三个妖精，竟然掉包我的信，还给我塞这种东西，你们存心的？”

“美盼，你别不识好心人，我和你说，你的那个吴学长，光是情书每天都能收到五六

封，你是谁啊？我们的小美盼，要的就是不走寻常路，把自己送给他的同时，还要做好预防措施，那多特别啊！我们知道你不好意思，所以就帮了你一把，这才是好姐妹！”

“就是，你现在发脾气，那八成是代表你失败了，否则你现在被你的学长抱着，哪有时间打电话。”

“……”她能说自己敲错房门，还送错人了吗？

算了，什么都不想说了，美盼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又在脑海里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个男人的五官，长得是不错，听口音好像不是C市人，希望永远都不要再碰面了。

整整三天，美盼哪儿都没去，因为是寒假，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她每天都无所事事，上午在房间睡懒觉，下午就上上网——她这个年龄段，是最没有压力的时候。

不过她是秦家的千金小姐，说白了，不管处于任何时间段，都不会有生活上的压力。

这天下午，美盼正准备下楼去倒杯水，人刚走到房门口，忽然就听到有人在外面敲门。

“美盼。”是她的父亲黎展明。

黎展明叫了一声，就推门进来。美盼开口：“爸，什么事？”

“和我下去。”

黎展明看了一眼美盼手中的水杯，拿过放在了一旁的柜子上，拉着美盼就往外走，想了想又觉得不对，把女儿重新拉回了房间，将她带到了她的衣帽间前，说：“赶紧找一套像样的衣服换上，家里马上就要来人了，还有，把你的头发也梳一梳。”

秦家在C市是鼎鼎有名的豪门世家。美盼随自己母亲的姓，是因为黎展明当年是人赘秦家的。美盼从懂事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爸爸生活在秦家有多压抑，他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而她的妈妈对她的关心远远不及这个爸爸。

也许别人看不起黎展明这样所谓攀龙附凤的小男人，可在美盼的心中，撇开别的不说，就父亲这么一个称呼，他对得起。

父女俩的感情一直都比母女俩的感情要好很多。

也正因为如此，美盼在这个有些叛逆的年龄段里，还是听黎展明的话多一些。

“谁来啊？”她虽然才20岁，可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之中，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心思就比同龄人敏感许多，“还至于让我特地换套衣服吗？家里的客人估计也都是妈妈和爷爷的客人，和我有什么关系？”

美盼一边说着，一边挑了一套运动服。黎展明已经退出了衣帽间，顺手帮女儿关上了门，隔着门板说：“这次来的不是客人，是要住进秦家的人。”

“要住在我们家？谁啊？”

美盼套上裤子、系好裤腰带之后又穿上了外套，拉链刚拉上，就听到黎展明说：“你爷爷三年前出过车祸你应该知道，当时命悬一线，救他的人去世了，今天过来的是你爷爷救命恩人的儿子，这些年一直都在国外，前几天才回来的。”

美盼拧眉：“好复杂，爷爷的恩人的儿子？”

她拉扯了一下衣服的领口，把衣帽间的门打开：“所以爷爷为了报恩，要让人家的儿子住家里吗？”

黎展明点头，避重就轻：“可以这么说……不过美盼，他比你大了差不多十岁，你等下见到人要喊一声大哥，要懂点儿礼貌，知道吗？”

大哥？

美盼可没真当回事，换好衣服，就跟着黎展明下了楼。

父女俩这头刚刚走到了楼梯的转角处，就听到楼下来一阵激烈的争执声。

黎展明当下就站住了，也拉住了女儿，示意她暂时不要下去。

能够住在本家的一共也就那么几个人，除了黎展明和美盼，剩下的就是美盼的母亲，还有秦家现在当家做主的人——美盼的爷爷秦齐林。

“爸，你刚刚说的话不是真的吧？我是不是听错了？”这话是秦媛说的，一副难以置信的语调。

秦齐林看了女儿一眼：“你没听错。”

“那就是你在开玩笑吧？”

“这种事情有必要开玩笑？”

“那一定是你老糊涂了！”

“放肆，我做的决定，还轮得到你来反对？苏家对我们秦家有恩，晋庭这个孩子，我一直都拿他当自己人来看，他也一直都喊我爷爷，更别说人家晋庭能力比你强了不知多少倍，我就算是把公司送给他，那也不为过！”秦齐林一脸铁青，完全是一副为了报恩可以牺牲一切的样子。

站在楼梯口的美盼眉头稍稍一挑。

谁不知道，秦家的公司，从爷爷退休之后，就一直是由她妈妈秦媛来打理的，不过秦媛的商业手腕实在不怎么样，所以这些年来，公司根本就谈不上有多少的盈利。

美盼年纪不大，可从小生活在秦家，她还是能够稍稍琢磨出来自己亲人的心思的。

爷爷也不是真的那么大义凛然的人，秦氏价值连城不说，还是他的心血，他现在这样，可能就是为通过别人的手来挽救公司，只是这种决定对妈妈来说，那必定就是重大的打击。

“爸，我看你真是疯了！那个苏晋庭又不是你的种……”秦媛果然是连脸色都变了，她本就是跋扈嚣张的个性，这时候嗓音都变了调子，“我才是你的女儿，如假包换！我知道我不是很争气，但我也在努力，你有必要这么着急，让一个外姓人进来分割属于我的东西吗？除非真是让我一语成谶，那个苏晋庭就是你……”

“闭嘴！”

秦齐林已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沧桑的脸上都是愤怒：“管好你的嘴，不该说的话，你瞎嚷嚷什么？这两年，你知道公司的亏损有多严重吗？你自己有几斤几两，需要我来帮你掂量

掂量？展明也不是从商的料儿，商场如战场，还能让你一边打仗一边努力？现在的社会竞争多激烈，哪儿还有人等着让你学会了再去争取……好了，你別再说了，这事我已经决定了。晋庭来了之后，也会进秦氏，到时候你跟着他好好学。这是我给你的机会，你放心，属于你的，一分都不会少了你。”

“爸，你……”

秦媛气急败坏的话音未落，门口就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显然是有人来了。

果然，很快就见到家里的用人匆匆从外面跑进来：“老爷，苏少爷来了。”

“谁让你叫少爷的？来我们秦家又不是秦家的人，还称得上是少爷？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秦媛瞪着双眼怒骂了几句，把那用人吓得一脸苍白。

美盼站在楼梯口，实在是有些听不下去，不过她知道自己的妈是怎么样的，别说对用人了，就算是对她这个女儿，母亲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儿去。从美盼懂事开始，她能够体会到的就只是父爱，至于她的母亲，心中最爱的那个人始终都是她自己吧。

看来这个叫苏晋庭的来了，以后秦家会更热闹。

她看了一眼站在一旁脸色有些凝重的黎展明，低声说：“爸爸，那个叫什么苏晋庭的来了，我们下去吧。”

黎展明点头。

父女俩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门口正好传来一阵脚步声。

最近温度下降得有些多，前几天还下了雨，不过今天天气倒是格外地好，阳光灿烂，给这个寒冬添了几分暖意。美盼就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家里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她不觉冷，可当她走到客厅，看到那个从外面踩着投射到了正门口的光圈进来的男人的时候，已经不知是冷还是热，只感觉头顶悬着的一个秤砣重重砸下来，落在了她的脑袋上，将她砸晕了。

“晋庭来了。”

秦齐林是第一个迎上去的人，他脸上挂着慈祥的笑，不过知道秦媛对苏晋庭肯定是充满敌意的，他索性就看向了家里最无害的美盼，拉过她就介绍：“美盼，这是苏晋庭，算起来你们应该是同辈，不过他比你大不少，你得喊一声苏大哥。”

其实也不过就是三天而已，那天美盼自己弄的乌龙，虽是逃之夭夭了，可当时接过她手中那个信封的男人，存在感还是过分强烈，所以哪怕是一眼，美盼依旧记得那张脸。

很深刻的五官，眼角眉梢染着一种气场——沉稳、内敛，却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让人过目不能忘。

她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辈子还能和他再碰面。

他竟然还是以什么“苏大哥”的身份登场。

这简直不能更狗血。

不，哪还能用狗血来形容，对她来说，这是晴天霹雳吧！

美盼想要遮住自己的脸，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往边上侧了侧身。秦齐林见她有些僵硬的表情，还以为是秦媛的关系，看了眼站在一旁以挑衅的目光看着苏晋庭的秦媛，蹙眉轻咳了一声：“秦媛，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自己有什么情绪都不要带给你的女儿，美盼才几岁。”

黎展明见话锋扯到了女儿的身上，连忙上前，轻轻地推了一把美盼：“囡囡，叫人。”

囡囡是黎展明才会叫的小名，这是一个父亲给女儿的独一无二的爱，这样的小名，在秦家也就只有黎展明会叫。

美盼倒真想装成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坦然地叫一声“苏大哥”，可一想到那个避孕套，一想到他当时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她哪还有什么勇气抬头喊人！

秦媛见美盼梗着脖子，脸色虽有些异样，不过死活不肯叫人的样子，却是深得她心，她这会儿上前，笑了一声，伸手拍了拍女儿的肩膀，对苏晋庭说：“美盼这个丫头，年纪虽小，不过还是挺会看人的。爸，你瞧见了吧？美盼都不愿意叫他一声苏大哥，不是一家人，始终都陌生，勉强可没意思。”

黎展明脸色不太好看，动了动唇，似乎想要说什么。

不过秦齐林已快他一步，出声：“美盼。”

简单的两个字，言下之意却已经不言而喻，就是要让她叫人。

“怕生？”对面站着的男人忽然开口，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

苏晋庭说完，没多看秦媛一眼，视线从美盼那张透着几分想要掩盖却又无法掩盖起来的红晕的脸蛋儿上移开，表情从容地看着秦齐林：“爷爷，我带了点儿东西。”

外面站着用人，拿着他的行李箱。

秦齐林笑着说：“三楼左转第一个房间就是你的，我让人打扫好了。”

苏晋庭看了一眼身后的用人，那人很快就提着他的行李箱上楼。黎展明想着自己也不好一直都不开口，这个时候开腔道：“晋庭，我是美盼的爸爸，欢迎你来，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吃饭了吗？”

黎展明对人一贯都挺温和的，可秦媛觉得，自己的丈夫现在就是摆明不给自己面子，心里一阵怒火翻滚，伸手就掐了一把黎展明，低声呵斥：“要你多事！”

美盼最见不得自己的妈妈对爸爸这种态度，爸爸本就在家没有什么地位，现在又突然多出了一个男人，偏偏在这个突然多出来的人面前，妈妈还如此不给爸爸一个当男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她忍受不了，可也不能当场就和秦媛翻脸，脑袋一热，她抬起头来，看着苏晋庭就张嘴：“苏大哥，你好，我叫秦美盼，欢迎你来到秦家！”

.....

所有人都一脸的意外，美盼自己也愣住了。

刚刚还一脸认生的样子，此刻“苏大哥”这个称呼，她叫得自然又顺口。

美盼皱了皱眉头，说出口的话，如泼出去的水，也不过就是一声“苏大哥”，她很快就镇定下来。其实从刚刚开始，她的视线就没对上过苏晋庭的，她侥幸地想着，那天那么匆匆的一眼，这个男人，应该是一早就忘记了吧。

因为他刚刚看着自己的眼神，好像也没什么不寻常。

总之，不管他是真忘记还是装作不认识自己，怎么样都好，他只要闭口不说那件事，那么就当它识趣。

苏晋庭眉目轻轻一挑，薄唇缓缓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

——苏大哥。

那柔软的嗓子，好似融合在那双澄澈又灵动的眸子里，所以连这么一个普通的称呼，竟也变得别有韵味儿。

“美盼……美目盼兮？”苏晋庭扬起俊眉，垂在腿侧的修长手指轻轻动了动，深邃的眸子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面前的小丫头，“名字倒是挺不错的，人也很乖。”

美盼心头轻轻一颤，不知是不是心虚，他在说“乖”的时候，她仿佛听到了那尾音里面渗着的几分嘲讽。

她咬紧银牙。

还是秦齐林插话：“美盼今年20岁，上大二了，现在正好放假。”

“20岁，倒也成年了。”苏晋庭语气淡淡地抛出这么一句话来。

谈不上牛头不对马嘴，可就是让人没法正常接话。

这样的气氛，秦媛自然是看不惯，狠狠瞪了一眼美盼之后，她伸手拉扯过女儿，对苏晋庭一脸的傲然，言辞上也不留什么情面：“别拿我女儿来说事，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秦家不欢迎你！”

“是吗？”苏晋庭丝毫没有受秦媛的怒气感染，他扯了扯嘴角，不以为然地扬起长眉，“没关系，我也不是很在意无关人士的想法。”

秦媛憋红了脸，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狠狠一拳砸过去，但却落在了坚硬的石头上，疼的是她，丢人的也是她。

因为太过愤怒又没有地方宣泄，本来捏着美盼肩膀的手不断地收紧。女人的指甲很尖锐，美盼穿的也不是很多，很快就感觉到皮开肉绽的疼痛，她惊呼了一声。苏晋庭蹙眉，垂在身侧的手刚要举起来的时候，一旁的黎展明比他更快，反手就抓住了秦媛的手。

他没有开口说什么，只是用力将秦媛的手从美盼的肩上扯开。

秦媛这才意识到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苏晋庭的淡然表情反而衬得她今天这种情绪过激的行为很是愚蠢，她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美盼咬唇，她不是第一天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个怎么样的人，可在这种时候，肩膀上的疼痛，还是让她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晋庭，你先上去休息休息，我让厨房做点儿你喜欢吃的菜，一会儿晚饭的时

候，我……”

“不用了。”

苏晋庭打断了秦齐林的话，寡淡的语气没多少起伏，只简单地说：“不用太麻烦，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

秦齐林一愣，随后很快就说：“好好好，家里有司机，一会儿让他送你。”

不知是不是美盼的错觉，她总觉得，这个苏晋庭嘴里虽叫秦齐林一声爷爷，可态度却始终谈不上有多么热络。

可她爷爷，对苏晋庭却又好像特别迁就。

可能爷爷就是因为自己的关系，欠了人家父亲一条命，所以才会这样吧。

回到房间之后，美盼一脸颓然地坐在书桌前。

想来想去，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是他？

苏晋庭……

这是老天爷耍她玩呢？

美盼伸手托着自己的脑袋，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手机忽然叮咚一声，是微信提示音，她皱眉，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本不打算去看短信的，不过一时间，噼里啪啦进来好几条。美盼这才拿过手机，打开，是自己的几个同班好友的群里面的消息。

“盼盼，盼盼，赶紧上线！”这条是小优发的，小优是她的同桌，咋咋呼呼的，稍有点儿情况就会有动静的人。

美盼没理会，刚要将手机锁屏，小优又发过来一条——

“熊猫！该死的，别说我没有给你情报，我现在人在夜色酒吧，你的学长，就在这里！”

美盼顿时来了精神，双眸放着光彩。

吴舜华现在人在夜色酒吧？

她从书桌上爬起来，开始输入——确定？

小优：果然只有吴学长才是你的死穴吗？算了，不和你这个重色轻友的人计较了，我给你的情报绝对准确，今天是学长的同学过生日，他就在这里。

群里不仅只有她们两个人，还有之前几个和美盼玩得不错的人，其中有三个，就是之前“好心干坏事”的舍友。

徐倩最喜欢凑热闹了，马上来了消息——

“国宝，我们和琳琳她们30分钟之后在夜色酒吧集合，你赶紧的，记得穿漂亮一点儿。”因为她的名字有个“盼”字，所以这几个好朋友总是喜欢喊她“熊猫”，或者“国宝”。

美盼拿着手机一阵无语，她们怎么比她还要着急？

在家里发霉有好几天了。最近放假了，一到晚上，酒吧之类的地方人气还是很高的。美盼倒不是一个经常泡吧的人，只是吴舜华不是在嘛，之前她闹了那么一个大乌龙，心里总是有些不太舒服，再说寒假也有不少时间，有机会能见到他，干吗不去？

思想斗争没有太久，反正今天家里也有她不想见到的人，美盼立刻换了套像样的衣服，还特地给自己化了个淡妆，整理了一下，准备出门。

在楼下她碰到了黎展明，见女儿要出门，他上前：“这么晚还要出去？”

“和同学有约。”

“吃完饭再出去吧。”

“不吃了。”美盼看着客厅也没人，低声说，“爸，今天不是来了……那个谁吗，我也不太适应，就放我出去吧。一会儿你和爷爷说我出去了，晚上我会早点儿回家的，12点之前一定到家。”

黎展明还要说什么，美盼溜得快，一眨眼人就跑了。

去酒吧的路上堵了一会儿车，紧赶慢赶，美盼总算在一个小时之后到了。

她站在酒吧门口，看着时间快7点了。她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刚准备拿出手机给小优她们打电话，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有黑色的车子停在了她的脚边。

美盼只扫了一眼那辆车子，很快就移开了视线，号码已经拨通了，车门也在这个时候被人推开。

小优喂了一声：“亲爱的盼盼，就等你了，你学长现在出了点儿情况，你赶紧过来！”

“我到酒吧门口了，你们在哪儿？”

“就在一楼，我在舞池给你盯着人。”

美盼摺掉手机，丢进大衣口袋，扯了一下围脖，抬脚刚要朝着正门口走去，身后忽然有人叫了一声——

“晋庭，怎么不走了？”

美盼眼角重重一跳——晋庭？

苏晋庭？

应该不至于这么倒霉吧？前脚才离开了秦家，兜了一圈，还能在酒吧门口碰到那个男人？

她是不是应该转过身去瞧一眼？

可就算是苏晋庭，又能怎么样？

反正是各玩各的，她也没有必要觉得不自然吧？

就算现在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可他们两人又没多少直接的关系，之前的那个乌龙，还指不定人家是不是忘了呢。

这么一想，美盼就觉得理所当然多了，头也不回就往酒吧正门口走去。

“看什么呢？”历承易穿着骚包的粉色衬衣，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顺着边上身材

挺拔的男人的视线望过去，“有美女？”

苏晋庭眸光微闪，他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刚刚那个背影，就是秦美盼。

男人吸了一口长指间夹着的烟，吞吐着云雾的时候，那双深邃的眸子中透着几分迷离，精致深刻的五官在酒吧门前那五光十色的光线照射下越发迷魅性感。

他转手，弹掉了指间的烟，挑眉：“没什么，进去吧。”

酒吧里的气氛已经热烈得很。

美盼很快就找到了几个好友。小优是她们之中最八卦的，小道消息也最多，这会儿正压着美盼的肩膀，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扯着嗓子在美盼的耳边吃力地吼着：“……千真万确！我保证，今天真的有人要勾引你的学长！”

徐倩也伸过脖子来：“小优说的是那个和吴舜华同级的班花吧？美术系的，据说人长得可水灵！”

“那也没有我们美盼这么有魅力啊，我们美盼可是国宝级别的。”这话是美盼另一个好友崔惜梦说的，她是几个人之中和美盼相处得最亲密的一个。

剩下的一个叫伶伶，人如其名，伶牙俐齿得很：“人家都说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美盼，别说我们没有帮你，光是靠你两只眼睛盯着也没用，喜欢就赶紧上！你学长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我都帮你打听清楚了，他回头是要出国的，你得留住他。我说，你哪儿配不上他了？堂堂秦家的大小姐，对吧！”

美盼还没说什么呢，正跳得兴奋的吴舜华被人拉着出了舞池。

小优拍着大腿叫起来：“学长走了，学长走了，盼盼，赶紧行动起来！”

美盼到底还是有些含蓄的：“等等，我还没有想好要说什么……喂，你们……别推我啊……”

抗议无效，四个女人的力气，很容易就能够将她给控制住。美盼就这么被她们推着跟着那道背影一直走，等到了前面包厢的转角处，外面惊天动地一般的音乐声也变小了。四个人将她推到了这里，一溜烟儿就跑了，崔惜梦走之前还没有忘记在她耳边叮嘱——

“今天拿不下吴舜华，可就真太逊了哦。”

美盼咬着唇，看着走道尽头站着的熟悉背影。这么多年来，她虽然暗恋这个学长，但是见过他最多的，还是他的背影。

很挺拔，看着他的背影，美盼总是渴望他可以转过身来，那样他一定能够发现自己的目光始终都凝视着他。

她动了动脚，刚要上前，边上的包厢门却忽然被人从里面拉开。

“……刚到这边没几天，我现在人在外面。”

美盼只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下意识地斜睨了一眼，愣住。

怎么又是苏晋庭？

苏晋庭刚刚在酒吧门口就已经认出了美盼，没想到自己接个电话的时间，竟然又碰到了她。

他挑了挑长眉，对着手机低声说：“我回头再联系你。”挂了电话之后，男人深邃的眸子直接就对上了美盼的。

这样的地方，走道的光线昏暗，美盼却被他那犀利的眼神盯得下意识地想要回避。

这男人的这双眼睛十分幽暗，又好似两块巨大的磁石，能够将人给吸入里面不能自拔。

美盼轻咳了一声，想着自己也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地方和他打招呼，毕竟本来就不熟，所以她没有任何的犹豫，转身就走。

美盼的脚步迈得还挺大，急急朝着来时的路折回，前面不远处就是洗手间，美盼侧身进了洗手间。

她是想着，等一会儿苏晋庭肯定就走了，到时候她再过去就好了，可美盼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刚进了洗手间的公共区域洗了个手，一抬头，就见到了镜子里倒映出来的那张精致的脸庞。

“苏晋庭，你……你该不会是故意跟着我进来的吧？”隔着镜子，两人的视线正好对上。

苏晋庭单手插在裤袋里，一手夹着烟，和几个小时之前在秦家见到的他不一样的是，他身上的那套衣服显然是换过了，休闲的上衣搭了一条牛仔裤，整个人少了那种深沉的味道，多了些儒雅。

白色的烟雾让他的眼神显得有几分迷离。美盼的秀眉慢慢地拧起来，苏晋庭倒是悠闲地吞吐着云雾，忽然，他扯了扯嘴角：“你是不是应该喊我苏大哥？”

“你倒真是受得起。”她平常对人也不是这么尖锐的，就是因为第一次的那个乌龙，让她现在面对这个男人的时候，会很自然地竖起屏障，这大概是一种叛逆的心理。

“我怎么就受不起？”苏晋庭眸光流转，恨不得将人给吸进去。

美盼见他朝着自己走过来，本能地转过身去，苏晋庭长腿朝着她走了两步，两人的距离瞬间就被缩小。她想要回避的时候，男人长臂一伸，直接拦在了她左侧的大理石台面上，烟草味儿混合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扑面而来，逼得美盼侧开了脸。

苏晋庭眯着一只眼睛，将指间的烟含在了薄唇上：“我出门之前你爷爷还特地吩咐了一声，让我有时间多看着你一点儿。”

“喂，你这人倒是会很自来熟，我在秦家喊你苏大哥，就真把你当苏大哥了吗？我当时会叫你，也只是……”

“只是什么？”

“没什么。”美盼梗着脖子，被他打断了话，反而更不高兴说了，“总之我要告诉你，家里归家里，外面归外面，我还没真当你是什么大哥不大哥的。”

“从现在开始，你真当就可以。”

苏晋庭高大健壮的身躯稍稍靠近了她一些，美盼顿时紧张得绷直了脊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听他很是严肃地说：“我让人送你回家，这种地方是你能来的？”

美盼一愣，这人怎么回事？是不是霸道得太过蛮不讲理了，他凭什么来管自己在哪儿玩什么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她嗤笑，反手一把推开了苏晋庭撑在她身侧的那只手臂：“你凭什么管我？我爸都不这么对我说话，你以为你是谁？”

苏晋庭没有料到这个小丫头力气还挺大，而且性子更是倔得很，被她猝不及防地推了一下，身体下意识地踉跄了下。

美盼就趁着这个机会飞快闪身，离开了他的控制范围。

等到苏晋庭抬起头来的时候，只见到那小丫头娇小的背影已跑出了洗手间。男人伸手拢了拢外套的衣领，浓眉微蹙，迈开长腿也走了出去。

.....

美盼就是觉得和他说太多也没有意义，想着能跑就跑，可她没想到，自己一步三回头地跑出洗手间时，一不小心就撞上了别人。卫生间的走道并不十分宽敞，她整个人撞上去的时候，疼痛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额头。

一手抱着自己的脑袋，美盼低呼了声，刚要说什么，头顶上方传来的男声，却是她心心念念太久的声音，以至于她都觉得有些不太真实。

“你没事吧？”



第二章

我在爱情的转角看向你

这是……吴学长的声音？

吴舜华是学生会主席，美盼不止一次在台下面听他的演讲，所以他的声音她是非常熟悉的。

心头重重一跳，刚刚被撞的时候，美盼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就本能地拽住了男人腰部的位置，这会儿听到头顶的声音，美盼立刻就清醒过来，本是想要松开后退的，不想吴舜华这个时候反倒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腕。

美盼本就跳得飞快的心脏，在被吴舜华抓住手腕的同时，恨不得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她猛地抬头，正好就撞入了那双她再熟悉不过却从未有过如此近距离相视的眸子里。

一时，美盼的脸颊爬上了两朵可疑的红晕，那是一个20岁女孩儿情窦初开才会有的表情。

苏晋庭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瞥见的，就是这么一幕。

苏晋庭双手插在裤兜里，挺拔的身姿站在走道上，头顶就是昏黄的灯光，落下来，映衬着他的肤色，并不显黄，而是有些暗沉。

他五官本就深邃，不动声色的时候更是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而现在，这种感觉似乎越发凌厉。

“喂，你好像是和我一个学校的。”吴舜华忽然出声，因为个子比美盼高，他稍稍低头看着美盼那四处闪烁的眼神，脸上带着温和又阳光的笑，目光总算是对上了她的，他嘴角的

笑意更深了一些：“真的是你，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广告系二年级的秦美盼？”

他竟然……认识自己？

美盼一贯都对自己挺有信心，不过任何一个女孩儿在自己暗恋的对象面前，总会有点儿不一样的心态，可吴舜华丝毫不耽搁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这对于她来说，简直如同做梦一般。

“我是秦美盼，学长，没想到你认识我。”此刻她嘴角有掩盖不住的开心。

“你不也认识我吗？”他意味深长地笑。

美盼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话还有点儿别的什么意思，总之她的心跳更快了，脸也更红了。

可这么美好的气氛，却被另一道低缓冰凉的男声打破——

“你是准备用我的司机，还是我让秦家的司机来接你？”

又是苏晋庭！

美盼脸色一变，磨着银牙在心中问候了他几十遍，不过不等她说什么，苏晋庭已经伸手过来，直接捏住了她的肩膀，将她整个人往自己的怀里重重一扯。

下一秒，她猝不及防地跌入了男人健壮的胸口处，成熟却又陌生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

“你干什么，松手！”她一挣扎，苏晋庭就反手捏住了她的腰，本来就贴在一起的两个身体骤然摩擦过彼此，美盼的心尖重重一跳，不知是不是因为近在鼻端的男性荷尔蒙太过惑人，她的脸色不自然地涨红，又害怕跌倒，两只手慌乱之中拽住了男人簇新的衣领。

结果两人的姿态就变得格外暧昧起来。

“这位先生，你——”吴舜华见美盼很不情愿的样子，上前刚要说什么，结果话还没有说完，苏晋庭就已经拎着美盼转身朝着另一头走去。

吴舜华动了动唇，想要追上去，却忽然听到美盼在他怀里喊着：“……苏晋庭，你蛮不讲理……”

苏晋庭？

吴舜华脚步一顿，这个苏晋庭，难道是他父亲经常提到的那个苏晋庭？

10分钟之后，酒吧门口。

美盼恼火地捶打着苏晋庭的肩膀，可她发现，这个挨打的男人丝毫不为所动，倒是她的手，拍得掌心都有些红了，一捏，还火辣辣地痛。

“你松手！苏晋庭，你凭什么啊？我让你松手！”打人结果疼的是自己，美盼识趣地不打了，不过再用力挣扎，男人就是不松手，力道的悬殊让她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被他拖着到了酒吧门口，苏晋庭的司机隔着很远就看到了他们，主动将车子开了过来。

“苏先生。”

司机下车，苏晋庭蹙着眉峰，吩咐他把车门打开，强硬地将还在挣扎的美盼给塞进了车

子里，刚准备关上车门的时候，男人动作一顿——后车座上正怒目而视的那个小丫头让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他索性拉开车门，跟着坐了进去。

车厢虽不算太小，可也不大，这么一个男人坐进来的时候，美盼瞬间就觉得整个空间都显得无比拥挤。

她虽然才20岁，不过因为从小在秦家那样的环境之中长大，还有一个处处喜欢挑剔自己的妈妈，看人的眼光总是和同龄的孩子有些不同。

就眼前这个男人来说，她看得出来，他身上带着一种神秘的危险气息。

“苏晋庭，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也不是很熟吧，你有必要这样吗？”危险也不代表可以随便欺负她吧？

这人或许对爷爷而言是什么救命恩人的儿子，可对她说来说什么都不是，是不是也太会使用他的“鸡毛箭”了？

苏晋庭脸上没有丝毫多余的表情，他的嗓音很淡，却带着几分压迫力：“同样的话，我不想重复第二遍，开车，回秦家。”

“我不回家，我要下车！”

美盼的性子带着些小姑娘的娇蛮，现在面对的还是一个苏晋庭，就更是将她心底深处的那些叛逆因子全都给激发了出来。

美盼伸手就要去拉车门，却发现车子已经被锁上了，她气得拿手重重地拍着车门，恼火地低吼：“给我把车门打开！听到没有？打开！”

边上的美盼又是拍车门，又是叫嚷，苏晋庭觉得聒噪，蹙眉点了一根烟之后，吸了两口，伸手一把拎住了美盼的衣领，让她坐正。

因为男人指间夹着烟，此刻他一动，烟头就正好对着美盼的脸，香烟的味道就在她唇边，美盼一吸气就感觉自己吸入了大量的二手烟，只能憋着一口气，气愤地扭着身体：“我们家里的人都不抽烟，你赶紧把你的烟给我拿开，我讨厌烟味儿！”

“之前的避孕套是准备送给谁的？”苏晋庭置若罔闻，本是拎着她领口的手一转，直接就捏住了她的肩膀，男人的身体瞬间逼近，“就刚刚那个男的？”

美盼一愣，因为他的靠近，她下意识地僵硬着身躯，更是气得直发抖：“你管得着吗？”

男人挑眉，嘴角勾起的弧度风情万种，可说出口的话却让美盼恨不得撕烂他那张嘴：“送避孕套找人主动上你这种事情以后最好不要做，会丢秦家人的脸……别忘了，我现在也住秦家。”

美盼气蒙了，口不择言地反驳：“那你就滚出去，寄人篱下还要来多管闲事！”

男人吸烟的动作一顿，忽然欺身向前，对着她白净柔嫩的脸蛋儿喷出一口烟圈：“只知道送避孕套，书都不好好念，寄人篱下的意思你明白吗？现在怎么看，都是你们秦家在讨好我。”

美盼被他的烟味儿熏得眼冒金星，咳了两声之后才出声：“你就往你自己的脸上贴金吧！我爷爷稀罕你，可不代表我秦美盼也要稀罕你。”

苏晋庭眸光沉沉地看着她，见她的小脸儿都皱成一团了，他不动声色地坐正了身体，然后放下车窗。

车厢里的烟味儿被外面的风一吹，很快就消弭了。

他的手肘撑在车窗口，寒风呼呼而过，吹得男人指间的半截烟燃得特别快，美盼侧过脸，正好可以看到男人精致的侧脸线条。在外面忽明忽暗的光线下，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全被隐匿了起来，可偏偏就是这种你想要看清却又看不清楚的感觉交错着，竟然陡生出一种极致的魅惑来，让人心神迷醉。

美盼心尖一颤。

疯了不成？

这个男人顶多也就是皮囊好看一些，你花痴什么？吴学长比他阳光多了，哪像他不讲道理，还这么阴暗！

她这头还在心里否认，忽然就见到边上的男人转过脸来，美盼来不及避开的视线之中还残留着一些迷离。苏晋庭眸光锋锐，原本冷峻的五官忽然染上了一丝邪魅，健壮的身躯再度逼近的时候，身上的烟味儿淡了不少，取而代之的，都是属于他的那种成熟性感的味道。

美盼身体僵硬，想要别开脸，却被他捏住了下巴。

“苏晋……”

“要不要摸一下，我脸上是不是有贴金？”男人的气息灼热又性感，逼近她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我看你瞧我瞧得眼睛都快直了，是在看贴没贴金吗？”

苏晋庭看着她憋着一口气又发泄不出来的样子，不知为何，心头竟无端有些痒，连带着半边身体都好似酥麻了，他有些情不自禁地想要逗她：“不过你这个眼神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在男人的车子里，用这种眼神看着一个身心健康的男人，是很容易出事的吗？”

美盼：“……”

足足愣了几分钟，她才体会出来，这个男人的话里带着那种暧昧不清的含义，分明就是一种调戏。

她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恼羞成怒，一把伸手拍过去：“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

车子缓缓停了下来，美盼往外看了一眼，竟已经到了秦家门口，边上的车窗分明是开着的，可她就是觉得气压低，让人透不过气。车子一停下，她就立刻拍着车门，叫着要下车。

苏晋庭点头，司机才开了锁，美盼急急忙忙地下了车。

可她那动作，在男人看来，怎么都有点儿落荒而逃的意思，不知为何，苏晋庭眯着眼睛看着她，变得越发玩味起来。

……

手机响起的时候，他正好抽完了一根烟，拿出来看了眼，是历承易的。